

奋斗·青春

弹道有痕

■向勇 陈俊希

初夏,松江腹地某射击场,坦克卷起烟尘呼啸而过,霎时,4发炮弹应声出膛。“1号车1分33秒,射手许庆华,4发全部命中,优秀!”坦克电台里传来指挥员稍兴奋的播报声。

坦克急驶而过,漂亮地转弯,停下。一个灵巧的身影闪出炮塔,从容且坚定。作为第78集团军某旅坦克分队训练尖子的许庆华,打出这样的成绩在意料之中,尽管这是他第一次在坦克接近极限距离下进行战斗射击。

这次战斗射击考核不仅在距离上有所增加,还选用了之前没有打过的弹药。而弹药的变化意味着初速度、弹道都要随之变化,最重要的是操作方法流程的变化。许庆华说,弹种变了,但打胜仗的初心没有变,这是炮长最基本的素养。

一

时间回到2017年4月,许庆华满怀憧憬和信心走上了新岗位,但他不知道的是,虽说新岗位在外人看来仅是两代装备的变化,但新老两代主战坦克的迭代对于一名炮手来说,所需要应对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

与大家初次见面,免不了自我介绍。许庆华话不多,却自信满满,弦外之音自己是一名某型坦克的优秀射手,射击成绩从来都没低于良好。话音刚落,台下一阵轻轻的笑声让他顿时清醒,他从大家的眼神里看出了对老式坦克的不以为然。

“不都是坦克吗?能有多大区别!”带着好奇,他在连长的引导下来到了“新朋友”的身边。

“许庆华,从今天起,你就是23号坦克的炮长了,你们认识一下吧!”连长的话简洁幽默。高大、威武的新式坦克让这个年轻人一见倾心,他来回抚摸着“新伙伴”,眼中满是向往。钻进炮塔室后,他的目光却凝滞了,密密麻麻的按键、高度信息化的系统,让他一时手足无措。这一下,他明白了战友们笑声的含义,他那颗骄傲的心好像突然被什么撞击了一下。

虽说新式坦克的自动操作方式相比老式坦克更加便捷,但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许庆华却很难上手,种种专业术语学起来非常吃力。由于操作精度更高,对炮长的击发控制能力也要求更高,力不从心的感觉油然而生。

老式坦克的手动操作模式在如今

快节奏的战场上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就像许庆华现在的境地一样。虽说编制体制调整,但他所在的连队保留了大部分原班人马,面对技术、能力、经验都很成熟的他们,许庆华成为了连队的后进生。巨大的落差让许庆华苦恼不已,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种方式:前进!

前进,说来简单,却步步维艰。一本本地啃书籍教材,一次次地刻苦实车训练,一遍遍地打磨操作流程,他加速向前奔跑,期待着早日能与他人并肩同行。

理想很美丽,现实却很骨感。第一次教练射击实弹考核,到了实弹考核场,紧张的他大脑突然一片空白,能想起的都是老式坦克的操作方法。5分钟过去了,他连最基本的火控系统都没有打开。

“2号车是否战斗准备完毕?”指挥台一遍遍急促地呼叫着,许庆华汗如雨下,却怎么也找不到火控系统无法启动的原因。好在连队火炮技师及时解围,原来是热保护开关跳闸没被发现。考核重新开始,两个炮目标上靶1发,机枪目标未中,最终成绩不及格。

考核完毕,许庆华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出炮塔,眼神落寞,心中怅然。曾经努力的奔跑仿佛成了原地打转,目标变得飘忽不定。下土最后一年,如果就此转身,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

二

可以被打败,但不能当逃兵,是战士就该永远向着胜利冲锋!经历过几个不眠之夜之后,许庆华在心里坚定地对自己说。

那年12月,许庆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士。东北的1月风寒如刀,仿佛空气都要被冰雪凝固。然而,23号坦克里几乎每天休息时间都能看到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从枪炮构造到信息系统,许庆华转来转去,满是虫子和油污的双手冻得通红,摘下帽子时能看到头顶散发着白色的热气。

每一次的训练开始前,许庆华都细心地将训练所需要的器材一一整理摆放好,训练结束后再将所有装备器材擦拭保养后归位。23号车就像他最好的战友一样,在他的呵护下日益光亮,在换季保养时还被作为标准车供全营车组参观学习。

慢慢的,当初笑话过他的战友都暗暗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有些问题也开

始与他一起讨论、研究。

火炮技师王晓东服役期满,需要有一人负责此项工作。其实,连队的另外一名炮长入伍以来学习的就是该型装备,专业技术强,组织能力过硬,本是技师的不二人选,但王晓东偏偏看中了许庆华那股乐于钻研、敢于冲锋的劲头,把他推荐给党支部作为备选人员之一。

从那以后,23号车上的身影变成了两个。面对勤学好问的许庆华抛出的种种问题,王晓东毫无保留地把多年火炮技师的经验教授给他。

旅里即将组织千人百项比武竞赛,许庆华主动请缨参加向高射机枪弹链装弹这个项目。规则是将60发的弹链从高射机枪弹盒中取出装弹,装好后再将弹链放回弹盒中扣好盒盖。如同其他竞赛类项目一样,装弹的操作并不算复杂,但要做到快速、准确,却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报名到比赛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在这个期间,许庆华要完成日常的训练工作,用于备赛练习的时间只能自己一点一点挤出来。

冲锋路上没有坦途,停下来就意味着落后。许庆华装弹的时间从3分钟,2分半一直练到了2分钟,这个成绩已经可以在旅里取得比较好的名次了,但他依然没有停步,只为那几秒钟的突破……

1分49秒,成绩定格。许庆华以领先第二名近20秒的优势赢得了冠军。

这一次,站在领奖台上的他已经走出了迷茫,目光愈发坚定。新式坦克火炮技师许庆华,再一次成为了优秀的代名词。前进的方向已然清晰,他正向着下一个目标发起冲锋。

三

2019年6月,一场实弹射击演习在科尔沁草原展开。进攻战斗发起后不久,负责接近敌方前沿阵地的车辆突然传来了紧急的呼叫声。

“我是野狼2号,我车炮塔水平向失灵,重启系统后仍无法正常射击,请求支援!”炮长已满头大汗,多次尝试未果后选择向许庆华所在的连指挥车求助。

“野狼2号,不要慌张,注意隐蔽。你车火控系统是否按照规程进行操作?”许庆华不断在脑海中思考着种种可能性。

“是!”



乡情一缕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打开杂货间,又看到那辆落满灰尘的婴儿车。我走到跟前,轻轻拂去婴儿车上的尘土,记忆深处的温馨一幕又浮现眼前:烈日炎炎的夏天,奶奶一只手指着我,另一只手拿着手绢帮我擦汗。奶奶的眼神清澈明亮,流淌着对我的疼爱。

奶奶出生在紧挨长江入海口的苏北农村,5岁时父母因病去世,她由叔叔一手带大,因家境贫困没上过学,19岁时嫁给从江苏泰州下乡插队的爷爷。自打我记事以来,奶奶总是一刻不闲。她凌晨就起床做农活,经常忙到天黑才回来。童年的夏天,奶奶有时会带着我一起到田里干活。别看她身材瘦小,却很很有力量。只见她挑起粪担子施肥,矫健的身姿在天地间灵活地穿梭,那一声声嘹亮的号子合着爽朗的笑声,在家乡的田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午后,我在大树下乘凉,奶奶清了清

在枪炮之外,还住着一片蓝天,蓝天就是没有雾霾,硝烟,也没有哭泣的颤栗、野性的摧残,以及被炮火风干了皱纹的脸面……

梦境驮我到迷蒙的远方,但枪和子弹仍醒在梦之边缘……

军歌军号军鼓

选择一种喜爱的声音莫过于驾驶漫天雪花驰向骄阳,其艰困度往上丈量是卓尔不群的想象,而向下探析碰触的极可能是未知雷区垂布的当量但我们毅然慷慨着前往

譬如在风花雪月里选择悲壮,于火焰之裸舞内打捞悲枪,在礁石般黑暗中提取华露和虔诚,以及企望精血滋养的鹿之角枝生发出汎汎、自虐、空濛、尘埃、怠倦垂梦、混沌、欲美、忧戚、沧桑这一切都是声音的颜色这一切都是继绝于忧怀的扑面而来的落地生根的嘹亮。然而

我独爱军歌军号军鼓,总觉军韵之上雀跃着一勺勺思想闪光一首首诗歌成行成串的葡萄或者成粒的槟榔,饱满鼓胀昂扬叠起昂扬,凝重凝成力量,错落且有致锋芒刺痛战伤,音安爆破风罡,霞披盖过岩梁嘟嘟响的向前咚咚的向上漫漫潺潺的长腔是高光高照东方美学的温暖镌刻江雪是气息定格在悲壮,是彤云垂青于中华民族丰腴的脊梁

军歌军号军鼓交响,故国荣光万丈令我陶醉了融化了喷发了灼热了超拔了雄性高涨起血性刘割血酒年华里烁金的辉煌敲啊吹啊唱啊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谷雨时节,一场小雨下得正是时候。家距颐和园不远,便常到那里散步。进颐和园西门,向左走,红色廊亭前丁香已经盛开。有紫色的,也有乳白色的,芬芳袭人。更为曼妙的是,丁香树茂盛的枝条弯成弧线延伸到石板路上,像自然天成的廊桥,弥漫着纯纯的幽香,与路过的人擦肩相逢。

午后的阳光暖暖照在紫丁香树上。两位年轻摄影家的对话随风飘过耳畔。一个问,怎么看不到五瓣丁香?另一个应答,或许是品种不一样吧,很少见到有五瓣的。

我记得在一部流行小说中曾写到,紫色的五瓣丁香象征着幸福和爱情。此情此景,令我怦然心动,不由地忆起许多往事。

那是一年的“八一”前夕,我随空军基层建设暨文化工作会议代表到驻东南沿海的空军某雷达站观摩。

上岛那天是一个晴朗而炎热的日子。车沿陡峭的山路上行,左侧是险峻的山涧,经过一段惊心动魄旅程,才到达营区。我们一行人又经步行,终于攀上高高的雷达站。艳阳高照,身着迷彩、汗流浹背的官兵们却显得气宇轩昂,特别是在阳光照耀下,那一脸的生机和明媚多少让我有些诧异。不过,当我浏览到这样一组数字记录——某日,晴,某月第5个晴天——我忽然明白了,在这常年雾霭笼罩的海岛,战士们多么渴望见到阳光!

享受阳光,真好。在雷达站,不止一个战士满足地对我说。翌日傍晚时分,当我聚焦一簇浓郁的紫丁香拍照时,却惊喜地发现花簇中竟绽放着一朵紫色的五瓣丁香。

记得我第一次知道紫色的五瓣丁香还是在军校读书时。在我们学员队宿舍楼前,生长着很多棵紫丁香。每到春天,对我武力威胁较大;若使用火炮打击,则造成火力浪费。在实践中,他还发现使用“远距离校枪法”命中率会大大提高。

“坦克并列机枪远距离校枪法”是他这段时间正带领连队射击骨干进行的研究攻关,这套方法由他提议,并得到了所在营领导的大力支持,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如果能够取得成功,将有效提升火力打击效率,避免弹药浪费,能实现训练效益的最大化,对实战意义重大。

如今,那个曾经对新式坦克一窍不通的许庆华在岗位上练成了炮长、车长、驾驶员三大专业通吃的多面手,成长为连队的顶梁柱。在许庆华心中,自己就像炮膛中射出的最炽热的那枚炮弹,只要执著地瞄准目标,忍受住一次次次的阵痛,时刻保持冲锋的姿态,就一定留下最美丽的弹道。

那是一次赴东南沿海边防雷达站的采访。对于我的到来,战士们很是兴奋。伴着海风,我们坐在站里的大榕树下聊着战备任务和和生活,还有他们的青春和爱情。

标记班班长赵杰是一个男子汉气概十足的山东籍士兵,他不仅工作一流,浪漫的爱情故事也在岛上传为美谈。

那年5月,赵杰休假回家,从小岛辗转到北京再乘坐高铁到济南,后转车回章丘。

韩娜,高铁乘务员,也是章丘人。执行完任务后乘坐高铁从北京回家。

列车上,赵杰和小韩不期而遇。赵杰座位靠近过道,小韩座位紧挨着他,另一侧靠近窗户的位置坐了个地方小青年。小韩是高铁乘务员,形象气质自然不

东风旭日

李宝堂 梁进宝 张宏伟作

长征

第4891期



在长大了,我推不动你了,将来换你载奶奶喽。当时的我已经有些懂事了,感受到她的神情中常有一丝忧郁,但我不知道她已经生病了。每当我关切地询问奶奶的身体时,她都会安慰我:“奶奶好着呢。”

奶奶患的是食管癌,她是因为照顾生病的太爷而积劳成疾的。记得从医院回来时,奶奶已经瘦骨嶙峋,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她始终都很坚强。听家人说,奶奶每天都很痛苦,睡觉时经常被痛醒,但直到去逝前,她从未在我面前流露过。

我轻轻推了一下婴儿车,感觉它沉沉的,仿佛还承载着满满的记忆和奶奶对我的爱。听母亲说,我刚学走路时,乐于推着婴儿车到处走,奶奶总是微弓着腰,跟在我后面,时时鼓励着我,又担心我摔倒,随时准备扶着我。如今,我已如她所愿,成为一名军人。奶奶不曾见过我穿军装的样子,但好几次在我的梦中,奶奶远远地站在队列外面看着我。在那慈祥的目光注视下,我觉得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很踏实。

载不动的深情

■许柯

伸出手来轻轻抚摸她的眼睛,问她疼不疼,奶奶微笑地摇摇头。在我的记忆里,她的眼神永远明亮、慈祥、温暖。有一次我在家抄课文,老师要求抄4遍,可当我抄到第3遍时,心里不耐烦起来。这时刚干完活的奶奶回到家,她从潦草的字迹中看出了我的浮躁,便在我身边坐下,擦了擦汗对我说:这大热的天,奶奶早上4点就起来干活了。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时不认真播种哪草,到秋天咋会有好收成呢?那一刻,奶奶的眼睛里好似有一把火,让我不敢与她对视。

上初中时,我开始住校,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每次返校时,我都能从奶奶的眼神中感受到她的不舍。有一次,奶奶摸摸我的自行车,开玩笑地说,你现